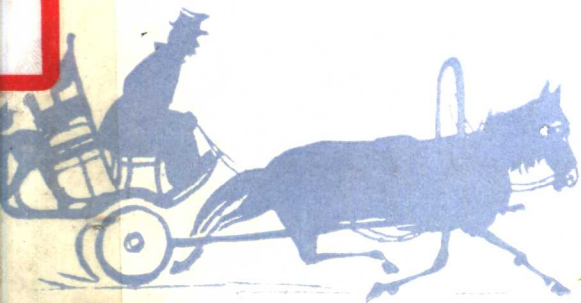


【苏】伊·伊里夫 著
叶·彼得罗夫



十二把椅子

12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十二把椅子

[苏]伊·伊里夫 叶·彼得罗夫 著

安郁琛 钟 鼎 译



И. ИЛЬФ Э. ПЕТРОВ
ДВЕНАДЦАТЬ СТУЛЬЕ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责任编辑：孙厚惠
装帧设计：姜 录

十二把椅子
Shier Ba Yizi

〔苏〕伊·伊里夫 叶·彼得罗夫 著
安郁琛 钟 鼎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14 8/16·字数 280,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 35,200

统一书号：10093·634

定价：1.40元

译者序

在世界文学史上，两位作家合写一部文艺作品已属罕见，而两位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和谐一致（尽管有时也难免有些争论），最后把它写得浑然一体，则尤为难得。《十二把椅子》就是这样一部由两位作者合写得如出同笔的佳作。

关于这两位蜚声苏联文坛的讽刺作家，我们从他们一九二九年合写的别开生面的《二位一体的自传》中可知一二：

“写《十二把椅子》作者的自传，是件相当困难的事，难在作者出生过两次：在一八九七年和一九〇三年。作者第一次以伊利亚·伊里夫的身分诞生，第二次则以叶甫盖尼·彼得罗夫的身分出世。

这两桩大事皆发生在敖德萨市。

如此说来，早在孩提时期，作者便开始度着双重身分的生活：当作者的一半仍在襁褓中抓挠蹬腿的时候，作者的另一半却已六岁，正在攀缘围墙，爬入墓地，偷摘丁香呢。

这二位一体的生物直至活到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半身才初逢在莫斯科。

伊利亚·伊里夫出生于银行职员家庭，一九一三年毕业于技术学校。自那时起，他先后在绘制局、电话局、航空工厂、手榴弹工厂工作。后来任统计员、幽默杂志《骨胶》的编辑，曾以女性笔名写过一些短诗，还当过会计和敖德萨诗人

协会主席团成员。经过一番权衡之后，是文学活动占了上风，而不是会计业务，于是在一九二三年伊利亚·伊里夫迁至莫斯科，在该地找到了自己的显然是归宿性的职业——成了一位文学工作者，在报社、幽默杂志社工作。

叶甫盖尼·彼得罗夫出生于教师家庭，一九二〇年毕业于古典中学，同年做了乌克兰电讯社通讯员。此后三年间，他任侦讯处检查员。他的文学处女作是一篇关于一具无名男尸的调查记录。一九二三年，叶甫盖尼·彼得罗夫迁至莫斯科，继续念书，然后从事新闻记者工作。他在几家报社、幽默杂志社工作过。出版了数本故事集。

历尽磨难之后，一个躯体的肢解部分才得以逢聚，其直接后果乃是一九二七年写于莫斯科的长篇小说《十二把椅子》。

鉴于这些情况，经常有人问两位作者，他们是怎样合写作品的，对感兴趣者我们且以二重唱歌手为例告之：这些歌手在演唱时，不是感到很和谐自如嘛。”

由于伊利亚·伊里夫在一九三七年病逝，两位著名幽默讽刺作家仅共同创作十年，但他们合作的果实却相当丰富，在苏联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十二把椅子》、《金牛犊》、《一层楼的美国》等优秀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十二把椅子》是两位作家合作的第一个产儿。它的主题和主要情节是彼得罗夫的哥哥、苏联著名作家瓦连京·卡达耶夫提供的：一位俄国贵妇在十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个角落的时候，把她的价值数万卢布的珠宝秘藏在客厅里十二把成套客椅中之一的椅座里。临终前，她先后将此事告知给一

位神父和自己的女婿。于是，为了寻获这批珍宝，展开了有趣的斗争：一方是贪得无厌而又笨拙可笑的宗教界小丑，另一方是精明狡黠、诡计多端的“伟大谋士”骗子手，而贵妇的女婿——前某县的首席贵族，如今的户籍登记处办事员，则是“伟大谋士”的手中玩物。在寻觅宝物而辗转各地的过程中，这些对手同社会上各色人等广泛接触，从而使读者得以饱览作者对这些小人物的淋漓尽致、刻画入微的描绘。

《十二把椅子》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社会的万花筒，作者以细腻的观察力和明快的笔触，给读者展示了一条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廊。作者把幽默、讽刺作为武器，积极地参加了当时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揭露小市民种种丑态的思想文化斗争。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旋风所卷起的社会灰尘和垃圾，可以一览小市民身上的庸俗无为、苟且寄生、低级趣味、愚昧落后、自私自利、虚伪狡诈、阿谀奉承、讨好逢迎以及国家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弊端。读者随着作者绘声绘色的描写，先是失声发笑，继而不禁沉思，感到革命成功后，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任务之艰巨。

《十二把椅子》问世后，轰动一时，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兴趣，但文艺界只是在一年以后才开始评论这部小说。尽管拉普派的一些评论家极力贬低两位年轻作家的处女作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但真正有见地的评论家都充分肯定了两位文艺新秀的作品，马雅可夫斯基就曾说它是一部“极好的”小说。

《十二把椅子》现已在苏联发行过十余版，用各民族语言出版，并被译成近二十种外国文字。

我们这个本子是根据苏联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伊利亚·伊里夫和叶甫盖尼·彼得罗夫文集》（五卷本）的第一卷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不少同志的支持，又承蒙苏联文艺出版社对二十余个专有名词等问题做了详尽解答，对此译者谨致衷心的感谢。

由于译者各方面水平有限，译本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予以指正。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谨将此书献给

瓦连京·彼得罗维奇·卡达耶夫^①

^① 瓦·卡达耶夫(1897—)，苏联作家，著有《时间呀，前进!》、《黑海波涛》、《团的儿子》等。

目 录

译者序	1
-----------	---

第 一 部

老 城 之 狮

第 一 章	别津丘克和“女神”们	3
第 二 章	佩图霍娃太太弃世	14
第 三 章	“罪人之鉴”	25
第 四 章	远游之缪斯	32
第 五 章	伟大谋士	37
第 六 章	钻石烟雾	47
第 七 章	“吉塔尼克”染发剂的痕迹	55
第 八 章	自相矛盾的窃贼	61
第 九 章	您的鬃发哪里去了?	75
第 十 章	钳工、鸚鵡和女占卜者	84
第 十 一 章	“生活之镜”的字母索引	97
第 十 二 章	狂热的女人——诗人的幻想	112
第 十 三 章	深呼吸：您很激动!	126
第 十 四 章	“剑犁同盟”	144

第 二 部

在 莫 斯 科

第 十 五 章	在椅海中	163
---------	------------	-----

第十六章	别尔托利德·什瓦尔茨修士公共 宿舍	166
第十七章	公民们，请尊重床垫！	175
第十八章	家具博物馆	183
第十九章	欧式投票表决	195
第二十章	从塞维利亚到格拉纳达	207
第二十一章	体刑	222
第二十二章	女吸血鬼爱乐奇卡	237
第二十三章	阿维萨洛姆·弗拉基米罗维奇·伊兹 努廖科夫	248
第二十四章	汽车运动员俱乐部	261
第二十五章	与裸体工程师的谈话	271
第二十六章	两次出访	280
第二十七章	坐禁闭用的上好箱笼	287
第二十八章	小母鸡与太平洋的小公鸡	298
第二十九章	《加弗里拉改头换面记》的作者	309
第三十章	在哥伦布剧院里	319

第三部

佩图霍娃太太的财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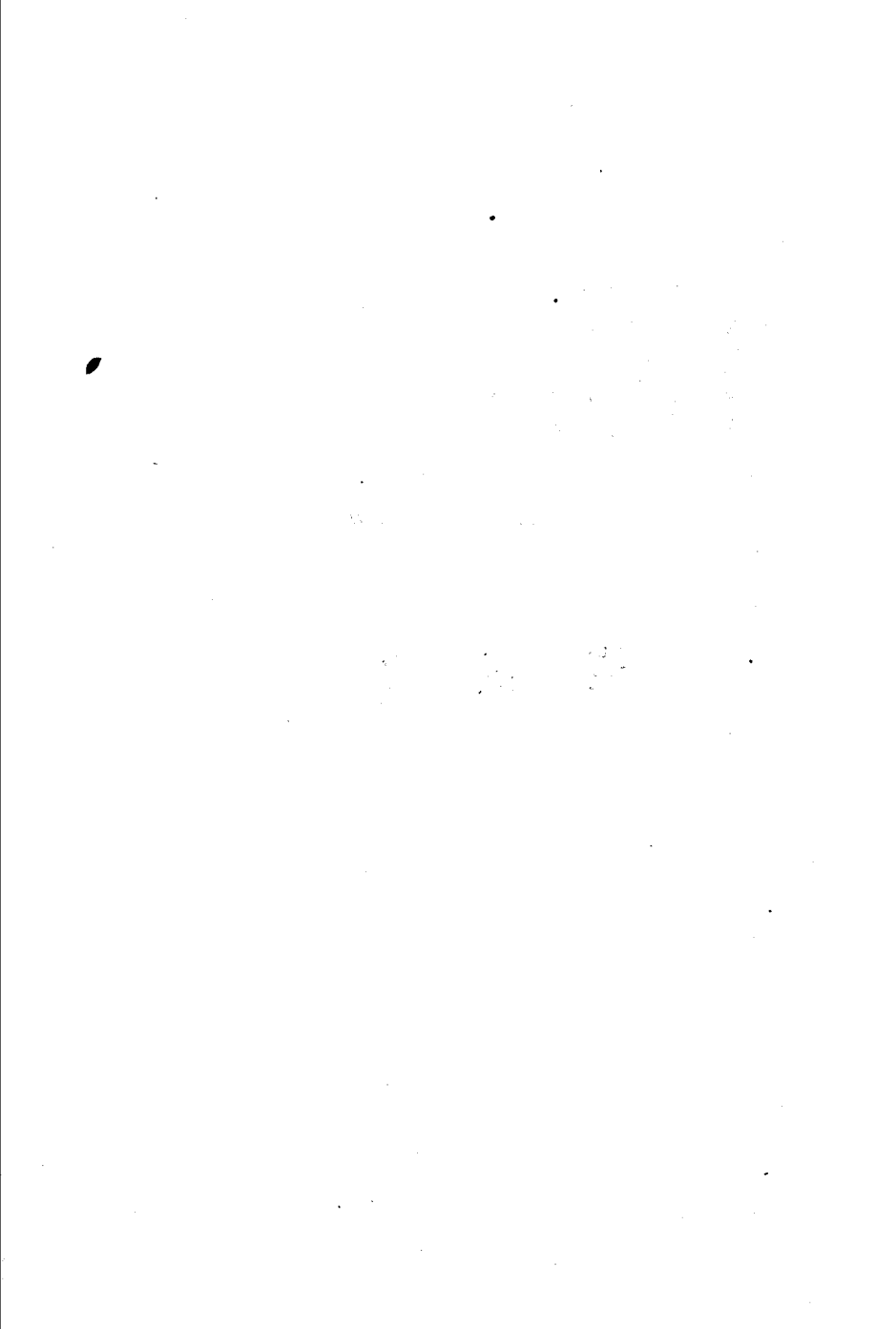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章	伏尔加河上的神奇之夜	337
第三十二章	一对魔鬼	347
第三十三章	逐出乐园	356
第三十四章	星际象棋代表大会	364
第三十五章	以及其他等等	383

第三十六章	孔雀石色水洼的风光	389
第三十七章	绿色海角	401
第三十八章	在云层下面	412
第三十九章	地震	422
第四十章	财宝	438



第一 部

老 城 之 獅



第 一 章

别津丘克和“女神”们

N县城里的理发店和殡仪馆多不胜数，好象本城居民降生问世，就只为了刮刮脸、理理发、用净发液洗洗头之后旋即死去似的。其实，N县城里的人，出生、刮脸和死去的都相当之少。这里的生活最平静无奇。春天的夜晚令人陶醉；月光下的泥淖如无烟煤一般，晶莹闪亮；全城的青年如此钟情地迷恋着公用事业局工会委员会的女秘书，竟使她连收缴会费的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

然而，爱情与死亡的问题却不能触动伊波立特·马特维耶维奇·沃罗比扬尼诺夫的情怀，尽管按照职务分工，每天自早九点至晚五点（除半小时午饭间歇外），他掌管的正是这些事宜。

每天早晨，克拉芙季娅·伊凡诺芙娜都用冰冷的细纹玻璃杯给他端上一份滚烫的牛奶，他喝下之后，便走出半明半暗的小屋，来到宽广的、洒满奇妙春光的古别伦斯基同志大街。在一般县城的街道中，这条街道是最令人惬意的。靠左手这一边，透过淡绿色浪纹玻璃窗，“女神”殡仪馆的棺材泛

着银光。右边是几扇小窗，玻璃泥子已经剥落，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棺材匠别津丘克的几口柞木棺材孤零零地仰卧其中，落满灰尘，无人问津。接着是“皮埃尔—康斯坦丁理发师”用“专修指甲”和“上门烫发”几个大字招徕顾客。继续前行，可见一家附设有理发店的旅馆，在旅馆后面的大片空地上，有一副门架兀然孤立，一只淡黄色的小牛犊正娇柔地舔舐着靠在门架上的锈痕斑驳的招牌。

**“迎宾”
殡葬事务所**

虽然殡葬营业所在在皆是，但光顾者却寥寥无几。“迎宾”殡葬事务所早在伊波立特·马特维耶维奇来N城定居前三年就已经倒闭，而棺材匠别津丘克贪杯无度，有一次甚至打算把他那副最好的棺材样品典押给当铺。

N城人死得很少，这一点伊波立特·马特维耶维奇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清楚，因为他在户籍登记处供职，负责死亡与结婚登记股的工作。伊波立特·马特维耶维奇工作的案桌很象一块破旧的墓石，桌子的左角被老鼠啃掉，几根细腿被一沓沓厚而又厚的烟叶色登记簿压得颤颤巍巍。从这些登记簿里，可以查询到有关N城居民的家谱以及繁衍在本县这块贫瘠土地上的各门宗族的全部情况。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五，伊波立特·马特维耶维奇一如往常，于七点半钟醒来，立即把老式金梁夹鼻眼镜架到鼻子上。普通眼镜他是不戴的。有一次，他认定戴夹鼻眼镜不卫生，便跑到眼镜师那里买了一副镀金腿儿无框眼

镜。这副眼镜他一戴就相中了，但是他的妻子（此事发生在她死前不久）却觉得他戴上普通眼镜，活脱脱是个米留可夫^①，他只好把眼镜赠给了门房。这门房虽说并不近视，居然也习惯了戴眼镜，而且戴着它心里美滋滋的。

“Bonjour^②！”伊波立特·马特维耶维奇拖腔拉调地自言自语，一面把两条腿从床铺上伸下来。“Bonjour”表示伊波立特·马特维耶维奇醒来时的情绪很好。若是醒后说上一声“Guten morgen”^③，这通常意味着他肝区稍有不妥，五十有二年纪已非儿戏，还表明时下的天气潮湿。

伊波立特·马特维耶维奇把两条干瘪的瘦腿伸进在战前零售的裤子里，扎紧裤脚上的带子，接着登上窄方头半高腰软底皮靴。五分钟过后，他身上已经赫赫然罩上了一件洒满点点银星的月白色坎肩和一件变色的光呢短上衣。他拂掉洗脸时溅到自己白发上的水珠，象野兽一般呲动了一下髭须，犹豫不决地用手摸了摸刺刺巴巴的下颏，用发刷梳了梳剪得相当短的铝白色头发，然后，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向走进房间里来的岳母克拉芙季娅·伊凡诺芙娜迎上去。

“埃波莱特^④，”她粗声大气地叫道，“我夜里做了一个恶梦。”

“梦”字她是带着法语的鼻音说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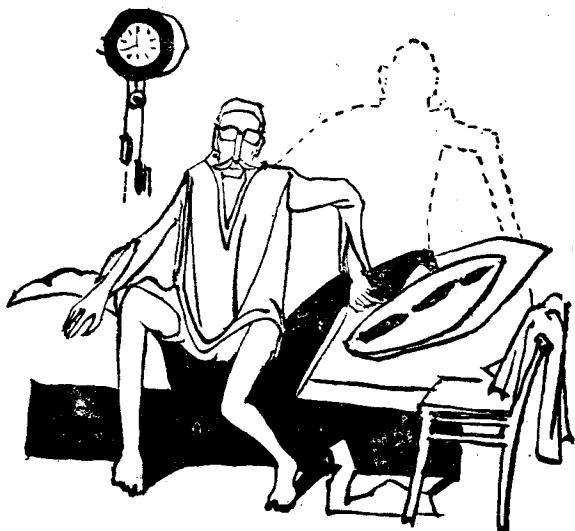
伊波立特·马特维耶维奇自上往下俯视了岳母一眼。他

① 米留可夫，一九一七年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立宪民主党领袖，反革命叛乱的组织者。

② 法语，意为“您好”。

③ 德语，意为“早安”。

④ 埃波莱特，即伊波立特。这个过去的女贵族仍然保留着法语发音习惯。



身高一米八十五公分，他从这一高度上以几分轻蔑的神情看待岳母，可以说是既很自然，又颇便当。

克拉芙季娅·伊凡诺芙娜接着说：

“我梦见了死去的玛丽，她披散着头发，系着金黄色的宽腰带。”

她这放炮似的喊叫声，直震得那盏带大小圆球和几个尘埃满面的玻璃娃娃的生铁灯架嗦嗦颤抖。

“我心惊肉跳的，害怕极了，可别出什么事。”

她说最后这句话时，倾尽肺腑之力，使得伊波立特·马特维耶维奇头上那片方阵形的头发都向四面摆动开去。他紧蹙眉头，一字一板地说：

“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妈妈。您已经付过水费了吗？”

原来，水费还没有付，套鞋也没有刷洗。伊波立特·马